

人生
邊關
處

童心

寶貴

在皇仁書院讀中二的立康是我的忘年交。前些天，喜歡小提琴的他問我：「老師，如果我在課餘時間練琴，但並不想去考級，也並不為了參加樂團和演出，你會覺得我是在浪費時間嗎？」我沒有急於回答，想了幾秒鐘，我反問他：「那你練琴是為了什麼？」「喜歡，只是喜歡。」說這話時，他青春期的喉結在認真地跳動，一如他認真的神情。

我很欣慰，鼓勵他堅持下去。在這個物慾橫流的年代、在這個很多人以「搞錢」為第一要務的社會，單純地因為喜歡而投入精力，是多麼寶貴。我明白這個13歲的少年之所以向老師吐露心聲，恐怕是家人給了他不小的壓力，畢竟大大小小的測驗，以及考入理想的大學，是大多數父母最關心的。因為喜歡而快樂、因為快樂而追求，這原本是最順應人性的道理，在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面前，竟成了稀缺的東西。凡事要先問「有什麼用」、能不能讓人拿證書或是可用衡量的成果證明自己出人頭地，這或許是人性中的一種悲哀。

前兩天，我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「心繫家國」聯校國民教育活動啟動禮。有一個節目是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演奏《黃河大合唱》。說實話，他們的排練時間極有限，憑着興趣愛好和個人的積累完成表演，藝術水平一定不如專業團隊，但是，我看到的是那些孩子們眼睛中幸福的、自信的光芒，那麼明亮。我不禁想到了立康的話，我其實很想問一問那些孩子們：「表演了節目，又不能考試加分，又不能因此去評選傑出學生，甚至學校最多就是口頭表揚一兩句，你們值得嗎？」

活動散場後，我在港鐵站碰巧遇到幾個參演的同學，他們臉上洋溢的滿足感和真心的歡喜，給了我最好的答案。

百家
廊唐雅
冰

不知何時開始，每到金秋，金子家的半園就成了文朋詩友一年一聚之地。

金子為何許人也？他只是一個初中未畢業的農村青年，扛過鋤頭、搬過磚頭，卻從未扔下手中的筆頭，時有文章見報。而今在鄉鎮社區工作，並兼任當地文學內刊小說編輯，工作之餘便醉在自己的世界，讀書習字寫文章，育花栽菜種莊稼，把人間煙火過成凡塵詩行。生活用時間的鞭子對他狠狠毒打，文學卻給予他圍爐煮茶般的萬千寵愛。他用粗糙的手、細膩的心，在自家老宅打造出一片純淨的天地——半園，也算為疲憊的身心找到一個精神家園。

半園所在何地？半園在市郊20多公里處，園外是一大片稻田。而今正是稻子成熟的季節，一穗穗金黃的稻子埋首沉思，等着顆粒歸倉。田埂上大豆、紅薯、辣椒、豇豆、折耳根恣意生長……園子四周翠竹環繞，有藤蔓從斷牆垂下，藤的綠與苔蘚的綠相映成趣，倒成了一道天然的風景。

半園不大，分前院後院兩部分。門上是主人金子自擬自題的对聯。前院左側是金子的藏寶之地——書房。書房四周高高低低的書架上擺滿了書，大多已經泛黃，散發着書籍特有的墨香。隨手抽取一本，只見書上密密麻麻做滿了批註，有的龍飛鳳舞，有的清秀淡雅，能看出是同一人不同時候的筆跡，可見書是入了人心的。房中央是一張木質大書桌，筆墨紙硯俱全，桌旁一大摞習字留下的紙張，足有半人之高。書房窗戶旁，有一個夜

心窗
常開

潘金英

金風輕送菊花黃，秋葉飄揚，我收到《花門坊八號》詩會邀請函，心中詩意湧漲。

秋光激盪，詩情正好，我和明珠雙雙受邀參加10月18日舉行的詩歌約會，於中環8號碼頭海事博物館舉行，當天還發布詩人黃亞洲新作《花門坊八號》，並交流研討，會眾友茶話詩歌。黃君寫詩深邃富審美力，筆觸溫厚富獨特意象，其新作值得品讀細賞。

詩約令我想起去年第76屆朗誦節霍美玲（賽務主任）選用了我的詩文，另今年還有阿濃、韋婭等作品，「香港校際朗誦節」已經成為本地品牌文藝活動了。很榮幸連續許多年我的詩歌及散文都被選為誦材，從孫觀琳老師掌帥年代起，至今由賽務主任霍美玲聯繫，皆幸獲垂青，例如「路的啟示」等。香港校際朗誦節受眾廣，遍及港九新界幼、小、中學及大專生，每年參加者多達15萬人（現今紀錄），確是本地文化活動之亮麗品牌。比賽分粵語和普通話組，有個人朗誦及集體朗讀，誦材多元化，包括各類文學佳作，我和明珠很榮幸所寫詩文能提供予大會作不同年度之誦材！

積年累月下來，本人感恩已擁有不少粉絲讀者哩。有人因小時朗誦過我的詩文而與我結文緣，長大還替我每年出版之新書設計，令我喜出望外！其中我的《石澳之戀》被選用作誦材時，我似是回到青春年代面對爭位升讀中六之昔日。

《花門坊八號》有詩約

獲益出版編輯東瑞慧眼金筆，盛讚我行文用字、修辭、立意皆好，朗誦協會特選此文作誦材（原載於《美麗的香港》名家散文選），我真感恩。

喜見歷屆朗誦節誦材皆收錄拙作，例如《包餃子》《雪中情》《春陽春水》《我的小屋》《當我們在一起》等，提供給中小學各組作獨誦或集誦，多年來有不少得獎者表現出色，為下屆參賽者作示範參考哩。

我衷心感謝女作家協會會長盛情邀約，好能與詩友們臨場取經。聆聽《花門坊八號》作者黃詩人分享其寫詩高見，期望理解吸收他作詩竅門妙法，兼和各方同好相聚於共享詩意盎然的秋宴，度過滿室馨香、詩意盈袖的心靈精神之旅！



●《花門坊八號》書影

作者供圖

半園煙火染秋色

合歡樹根做的鳳凰根雕，樹根是金子在外面撿的，請一位會雕刻的朋友加工後就成了一件不錯的藝術品，給書房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後院與中庭之間由一扇屏風隔開，屏風下面由磚頭砌成，外面抹了一層水泥，上面是木質窗櫺，四周用小青瓦拼出簡潔的圖案，窗櫺旁行書的「半園」二字出自金子之手，取中國傳統美學中「殘缺即圓滿」之意境，也是主人在文學創作與為人處事上所體現的留白與智慧。院裏有3棵樹，靠圍牆處是一棵高大的香樟樹，枝極遮天蔽日，散發着樟木特有的清香；屏風側有一棵柚子樹，去年來時碩果纍纍，不知什麼原因，今年沒有掛果，但葉片依然鬱鬱蔥蔥；右側開闢出一小片地來，地裏蔥蔥蒜苗長勢喜人，小白菜水靈靈煞是惹人憐愛，芋頭拱破土壤，迫不及待想要爬上餐桌。地中央是一棵柿子樹，孩兒拳頭般大小的柿子壓彎了枝頭，與柚子空落落的枝頭形成鮮明的對比。後院中間是一張石桌，桌旁是一口灶，灶上是2尺6直徑的大鐵鍋，灶前堆放着早就曬乾的柴火。

一眾文友的到來瞬間打破半園的寧靜。大家以文相識相交相知，倒也沒有任何拘束，各自拿出看家本領，立即刷鍋生火。荷葉輕車熟路地刨芋頭、切藕丁，為佛手瓜削皮；淮姐忙着和麵；文文、梅梅等爭搶着燒火；文藝青年莫莫敲擊着空靈鼓，奏出一段段美妙的音樂；小武一個人拿着手機逛田邊，把秋日美景盡收鏡頭之中；老佛爺和幾個文友聊得熱火朝

天……金子樂呵呵地跑上跑下，金子媽媽更是忙得不亦樂乎。半路揚起鍋鏟，五花肉、農家土雞在鍋中滋滋冒油，香味在半園瀰散開來，魔芋、芋頭、藕丁、豆角、佛手瓜一併到鍋中匯合，麵也和得差不多了，大夥爭搶着抓起麵團，揉搓揉搓後朝鍋邊貼去。待貼好後再看，鍋邊饅饅大小不一、圓扁各異、厚薄不均，有的上面還留着深深淺淺的手指印，這不正如大家寫文一樣，有長有短，有深有淺嗎？自是引得一陣大笑。笑聲中，半園煙火多了一分歡樂。

待柴火雞香氣撲鼻，饅饅貼鍋一面變得焦黃，時間已到正午。大夥一齊上陣，在竹林下面擺上兩張桌子。豐盛的菜餚上桌：薑絲鱈魚、香腸、涼拌秋葵、粉蒸肥腸、鹵豬耳朵、太安魚、紅燒鴨子、鍋邊饅饅……滿滿一大桌。耳畔，雞犬相聞；鼻翼，稻香與菜香輪番進攻；眼前，竹林清幽；頭頂，紫藤悄悄攀援……如此境界，還談什麼江湖規矩，不待主人開口，筷子就在盤子中跳起了歡樂的舞蹈，一杯酒水一行詩，一筷佳餚一聲笑。早有按捺不住者，端着酒杯吟起詩、唱起歌，贏得掌聲陣陣，連拴在竹子上那條叫毛毛的田園犬，也加快了搖尾巴的節奏。在這遠離喧囂的地方，半園煙火寫盡快意人生，豈不美哉。

興盡準備返程，金子搬來梯子，將枝頭柿子一股腦摘下，剛好一人分得4個，正合「事事（四柿）如意」。驅車、回首，夕陽下的金子與半園，恰似一枚金子，在煙火中閃閃發光，秋色，濃了一分。

若此地為他鄉

信而有
征

劉征

我有一位朋友高國祥，他家的冰箱上貼滿了世界各地的冰箱貼，還有一整面牆壁，上面都是他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星巴克杯子。據他說，星巴克在很多地方售賣的杯子都會印製當地的名勝古蹟，是很好的紀念品。

我對於旅行地沒有這樣的執念。很早之前，倒也曾經買過明信片，可是幾經搬家，那些東西都遺失了。我還記得我有一個箱子，裏面裝滿了世界各地的明信片，有一次，我從諾曼底搬到巴黎，本想着稍後再去拿回它們，可是，再也沒有回去過。後來，我就戒斷了這個習慣。每次出行，我都在心裏對自己說：「這地方也許不會再來了，要好好地感受啊！」於是，我特別偏愛獨自旅行，那時的我不屬於任何人，但屬於此地。

不過我倒有一個保溫桶，就在我現在床的對面，上面貼了「I ♥ Fujian」字樣的貼紙，旁邊還有一個圓形的貼紙，是鼓浪嶼的風景畫。這些貼紙是黃遠堂糕點舖附贈的，就放在糕點盒子裏，一打開，就看到它們了。有時抬頭瞥到，人會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，就好像不太確定自己曾經去過這個地方，但是這些貼紙又證明了確有其事。

他家的冰箱上貼滿了世界各地的冰箱貼，還有一整面牆壁，上面都是他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星巴克杯子。據他說，星巴克在很多地方售賣的杯子都會印製當地的名勝古蹟，是很好的紀念品。

我在想，我們之所以屢次對那些出遊地感到美好，多半是打從我們準備旅行開始，就本着擺脫現實生活的決心，那個出遊地就像一種想像，因為現實的不可更改，這種尋求離開的衝動就愈加強烈，當它真的實現了一種物理隔離，即便你所去之處無甚特別，你也十分開心。畢竟你把心安放在想像當中，那自然是可以隨心所欲的。

不過，這樣一解釋，旅行就成了一種悲觀的精神勝利法，通過暫時性的擺脫日常生活，而激發一種異己的精神本能。這麼說來，離開反倒成了一種對物質阻力的極度承認，似乎不得不通過這種方式證明一種離開的可能性。實際上，精神性倘若要真正發揮作用，最好的場景反倒在日常。我曾經讀過哲學家德勒茲的傳記，說他一生住在巴黎，很少離開，再想想他的哲學，可不就是倡導純粹精神的嘛！所以說，精神性可以令自己去到任何地方，這很奇妙。

我也是最近才領悟到這一點。有一天，當

我忽然跑去吃消夜，那地方叫小民大排檔，一進門，就看到輕薄的塑料桌布顫動着，白茫茫一片，四壁的風扇不停擺動着。這麼一個大通間，坐滿了夜裏12點來吃燒烤的人。一下子，你就好像在旅行。因為此地讓我想起了海口的某個大排檔，也是這樣吹着野風。

然後，就在上周，依然是一個忽然的衝動，我就去了長江邊上的一個碼頭，叫做中華路一號碼頭，那外觀十分陳舊落後，且很粗糙，不過上到2樓，是一間露台酒吧Manta，在初秋的晚風當中，坐在與江水只有一壁之隔的高腳凳上，喝一杯藍檸氣泡，和陌生人聊聊天，這時候，就好像自己生活在別處，那感覺是相當放鬆的。

於是，我忽然就對自己生活的這座江城陌生起來了。我想，當我把這座城市當成一個別處、一個暫時的棲息地，然後以遊客的心態生活期間，我就重新燃起了對它的興趣，感官都清醒了。因為遊客新到某地，就會被激發出好奇心，好像這座城市是一個迷宮。我想，或許時常在心理上生活在別處，將自己所在之地陌生化，這種精神上的行為實在大有裨益。

琴台
客聚

潘國森

香港「紅學索隱派」大家李知其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從葛量洪教育學院退休後，投入「猜謎」隊伍去，以「非賣品」的形式共刊行了四冊《紅樓夢謎》。另有《不外如是齋詩詞草稿》和《退居集》傳世。

李氏稱胡適領軍的「紅學自傳派」為「新紅學」，不客氣地直指為「一場鬧劇」，提醒年輕讀者不可輕信曹雪芹寫了《紅樓夢》的說法，又強調：「向來《紅樓夢》的讀者都會看得出這本小說隱藏忌諱。」李氏又推介本欄先前提過蔡元培、王夢阮、沈瓶庵、潘重規、杜世傑等的著作。杜世傑《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》曾有言：「一人影射二人，為紅學的特色。」李知其據《紅樓夢》第五回補充杜世傑說：「太虛幻境薄命司的封樹上有金陵十二釵正冊……副冊和……又副冊，意在暗示書中人物有正射、副射和偶副射。」

《紅樓夢》的感情主線是賈寶玉、林黛玉和薛寶釵的三角戀情。李氏認為賈寶玉正射順治帝，副射傳國玉璽，偶副射康熙朝的廢太子奶。林黛玉正射董小宛，副射亡明帝統，偶副射南明福王唐王等。薛寶釵則正射順治之后，副射漢奸洪承疇。於是這



余似心

有位法國朋友說：「有一種服務歐洲到處都有，而在中國就很少看到。」我好奇問是什麼？她回應道：「自助洗衣店。」

想來也是。我在意大利上學的日子，學校宿舍沒有洗衣機，每逢周末便要拿着重甸甸的織衣物和洗衣粉，去自助洗衣店洗衫。我會選收費較便宜的細機，大機留給家庭顧客，洗淨後轉到乾衣機去。在等候期間，我多會留在店內寫稿或看手機。如果要離開購物就必須準時回來，以免輪候者把洗淨的衣物取出，隨意放在一旁。

歐洲這類自助洗衣店文化，已有四五十年歷史，似乎沒多大進步。大家都會奇怪，為何歐洲人不用自家的洗衣機？因為他們的住所很多都很古老，沒有安裝良好的下水道，加上很多房子都很小，裝不下洗衣機，而且城市人覺得把衣服晾曬出來不好看也沒地方。一些廉價酒店或民宿也有這情況，所以去歐洲旅行的朋友，可能

歐洲的自助洗衣

也使用過這自助服務。有時會見一些西方人，把大堆衣物放入洗衣機內，包括他們正在穿着的波鞋，身上的牛仔褲和上衣，只穿着內衣褲在等候，洗淨烘乾後便即時穿上。

這位法國朋友對我說：「歐洲人什麼東西都會丟進自助洗衣機裏，可見這些機內有多骯髒。之前我也習慣用自助洗衣店，但自從在中國生活後，回歐洲已經不敢用了。」她解釋：「原來中國人很講究衣物衛生，有些朋友會把內衣褲和外衣、襪子分開洗；深色和淺色的衣物分開洗；男人和女人穿的衣服也分開洗……更不會把碗布、地布、鞋子都放到洗衣機去。我初來中國時，覺得這些習慣十分奇怪，無異是潔癖，住下來習慣了，也明白了，覺得這才是衛生觀念。」

所以，她又說：「自助洗衣店這東西在中國不會普及，一來中國家庭大多有洗衣機，沒有的也習慣手洗，且晾曬衣服既環保也是普遍現象，管它是貼身衣物，見怪不怪啊！」真是個中國通。

數字遊民

網人
網事

狸美美

幾年前，小狸在機緣巧合下認識了一群名牌大學的在校生並互加了微信。於是近兩年便發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——每當「戒（朋友）圈狸」偶爾想起刷刷朋友圈時，總能看到有新的小朋友宣布成為「數字遊民」（Digital Nomads）了。

「數字遊民」——指的是利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，不受固定地點限制，在世界各地遠程工作和生活的人群。他們的經典肖像是：一杯咖啡或調酒，一部筆電或iPad，背景是異域的海灘或古城的窗櫺，忘了說，還必顯示一個讓格子間打工仔們羨慕嫉妒恨的IP地址。

復旦大學教授姚建華曾在《人民論壇》發文提及，綜合多方數據估計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國「數字遊民」群體已達7,000萬到1億人之間。想想也蠻合理，當愈來愈多人對「裸辭」和「間隔年」（Gap Year）心嚮往之，「數字遊民」似乎提供了一個更完美的方案：不必放棄事業，便能擁抱世界。

當然，「數字遊民」之所以能出現乃至風行，光靠「心嚮往之」是不夠的，它真正靠的是技術、經濟和價值觀三重因素共振。

首先，技術是基石。高速互聯網、雲計算和協作軟件（如Zoom等）徹底消除了物理距離帶來的溝通障礙，使得跨時區、跨文化的遠程協作成為可能。

第二，經濟結構轉型是動力。知識經濟和專業服務業的興起，使得工作愈來愈依賴認知能力和創造性輸出，而非物理在場。這催生了「成果導向」的工作模式，替代了僵化的「時間導向」模式。以及，價值觀的

重塑是核心。新一代工作者追求「工作與生活的融合」，而非犧牲生活質量換取職業晉升。他們將旅行、探索與職業發展視為一體，對時間自主權和多元文化體驗的渴望，推動了游牧生活方式的普及。

「數字遊民」模式對傳統工作形態的衝擊無疑是顛覆性的。它催生了空間與時間的去中心化，重構了僱傭關係。員工的價值不再由工齡決定，而由其可交付的技能和成果決定。企業亦必須學會管理跨時區團隊，這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和更清晰的流程。

然而，「數字遊民」的生活並非完美，它也帶來了許多深刻的挑戰。比如，當工作場景與生活場景重疊時，工作與生活的界限也便極度模糊。由於缺乏物理上的「下班」，容易導致過度工作和職業倦怠。同時，持續的漂泊可能帶來「根的缺失」。身處人群，卻不屬於任何集體；體驗生活，卻永遠是個過客。這種「局外人」的身份，短期內是新鮮，長期以往，則可能演變成一種身份認同危機。當風景看盡，新鮮感褪去，那份對「歸屬感」的渴望，或許會比任何時候都來得猛烈。

儘管如此，我們無法否認「數字遊民」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先鋒意義。「數字遊民」是工作形態演變進程中的一個極端樣本，但他們所體現的對自主權、效率和生活質量的追求卻是普世的。這群背着辦公室去流浪的現代蝸牛，在世界這個巨大的花園裏緩慢爬行，在工作中保有對世界的好奇。他們用實踐告訴我們：工作不應是生活的枷鎖，而應是實現個人價值和探索世界的載體。未來的工作，將是流動的、彈性的，更是以人為本的。